

系列008
日本女作家

不安的幸福

小川洋子 著
栗奕倩 譯

當不安在心裡慢慢成形時，
幸福的生活即將產生變化……

不安的幸福

小川洋子 著

栗奕倩 譯



I31
99

不安的幸福

——
小川洋子 著
栗奕倩 譯

不安的幸福 / 小川洋子著；粟奕倩譯。--初
版。--臺北市：方智，1999 [民88]
面；公分。--(日本女作家系列；8)

ISBN 957-679-654-7 (平裝)

861.57

88009767

ISBN 957-679-654-7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方智出版社
FINE PRESS

◎ 日本女作家系列 8
不安的幸福

● 定價 180 元

作者 / 小川洋子

譯者 / 粟奕倩

發行人 / 曹又方

出版者 / 方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F之1

電話 / 二五七九六六〇〇 (代表號)

傳真 / 二五七九〇三三八・二五七七三二二〇

郵撥帳號 / 一三六三三〇八一 方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436一號

責任編輯 / 林淑萍

美術編輯 / 何月君

校對 / 呂燕琪・林淑萍

原出版者 / 株式會社文藝春秋

原書名 / 妊娠カレンダー

法律顧問 / 詹文凱律師

印刷 / 祥峯印刷廠

一九九九年九月 初版

NINSIN KARENDA by Yoko Ogawa

Copyright (c) 1990 by Yoko Ogawa

Japanese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DOMITORU by Yoko Ogawa

Copyright (c) 1990 by Yoko Ogawa

Japanese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Benesse Corporation

YUJURE NO KYOSHITSU TO AME NO PURU by Yoko Ogawa

Copyright (c) 1991 by Yoko Ogawa

Japanese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Benesse Corporation

Complicat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oko Ogawa

Through Japan Foreign 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作者簡介

小川洋子，一九六二年生於岡山縣。早稻田大學文藝科畢業後在岡山的醫大秘書室工作。九六年因結婚離職，住在倉敷。

八八年以〈毀滅黃粉蝶的時候〉一文，獲海燕新人文學獎。又以《完美的病房》《潛水池》《不冷的紅茶》，連續入圍芥川獎。九一年又以《不安的幸福》四度入圍，並榮獲芥川獎。

著有《完美的病房》《不冷的紅茶》《不安的幸福》《蜜糖時間》《留白的愛》《天使》《夜舞的精靈》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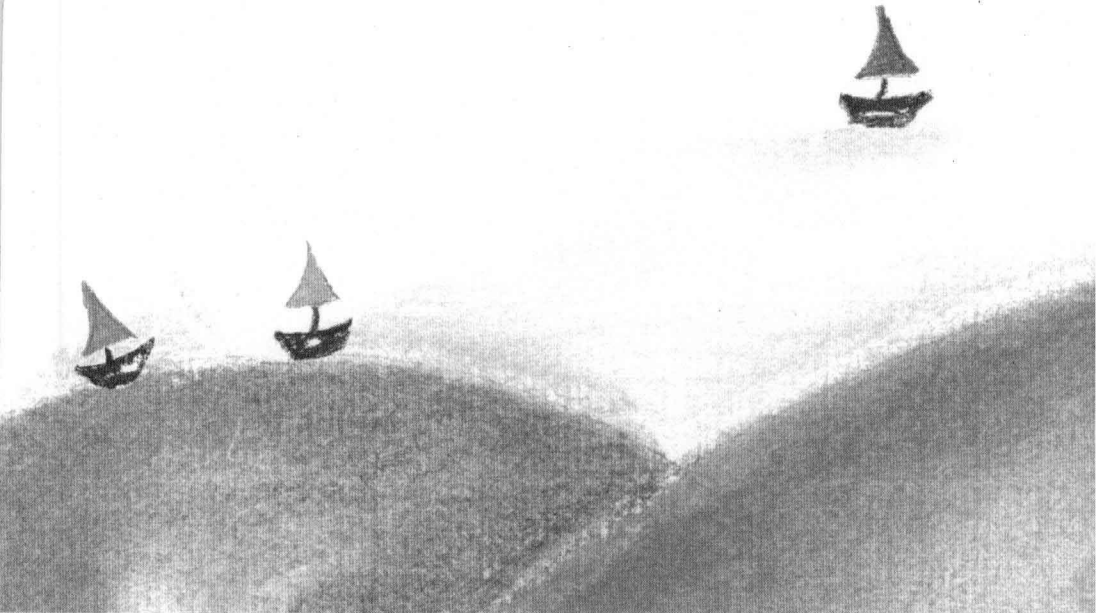
譯者簡介

粟奕倩，天蠍座。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日本江戶文化中心畢業，專修日本語。

喜歡貓、喜歡狗，現有六隻家貓、十一隻流浪貓、三隻流浪狗。

目前為說唱藝術演員、電視教學節目主持人。

責任編輯◆林淑萍
封面繪圖◆何月君
封面設計◆何月君



目錄

懷孕日記

0
0
3

學生宿舍

0
7
9

暮色下的廚房和雨中的泳池

1
5
9

懷孕日記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姊姊到M醫院去了。

除了二階堂醫生那兒之外，別的醫院姊姊幾乎是從未接觸過，所以在出發前，心情相當的忐忑不安。就在「不知道該穿什麼衣服去好？」和醫生第一次見面，我怕連話都說不好！」這些傻里傻氣的囁嚅裡，她也已經進入今年度最後一次的診察日了。

「到底該給醫生看幾個月份的體溫測量表比較好呢？」今天一大早，她一邊說，一邊茫然的看著我。在殘留著早點的餐桌旁，姊姊像是黏在那，

根本沒有站起來的打算。

「有多少就給他看多少，這樣不就結了？」聽我這麼一說，姊姊提高音量叫道：「全部？整整兩年份的體溫表，那可有二十四張吔！」她咕嚕咕嚕地轉著優格瓶子內的小湯匙。

「其中跟我生產有關係的，也只有幾天而已。我是覺得，只要給醫生看看這個月的就可以了吧！」

「那多冤枉啊！妳可是特地做了兩年完整的記錄吔！」

「一想到醫生在妳面前翻看著二十多張體溫表的畫面，就覺得像在虐待他似的。像是強迫他非得把我從懷孕到生產，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過目一遍。」

姊姊盯著小湯匙前端沾著的一小塊優格。那潔白光澤的乳狀不透明體，正從湯匙滴了下來。

「想得太多了啦，那些體溫表只不過是參考資料而已！」

我一面說著，一面把優格的盒蓋蓋好，放進冰箱裡去。

最後，姊姊還是決定帶著所有的基礎體溫表去醫院。不過，要把那二十四張體溫表統統收齊，又是一件傷腦筋的浩大工程。

姊姊是那麼慎重事情的每天早上量體溫，却不知道為什麼，所以也從來不整理那些辛苦做出來的紀錄表。原本應該放在臥室裡的表格用紙，也不知怎麼回事，四散在雜誌架上、電話旁。這樣的情況，就好像在佈滿平穩線條的圖表中，忽然看到高低起伏的曲線似的不太搭調。仔細想一想，在整理報紙、雜誌或是打電話的時候，可以就近知道「嗯！今天是姊姊的排卵日。」或是「嗯，這個月的低溫期挺長的嘛！」這些事情，真的是滿不可思議的。

姊姊滿屋子的上搜下尋，總算把二十四張的體溫表給找全了。

其實姊姊會選擇M醫院，完全是出於感情因素。當我勸她應該選一家設備完善的大醫院時，她却說：「我小的時候就說過了，如果將來要生小

孩，就要在M醫院生。這是早就決定的事。」絲毫不肯改變初衷，非常的堅決。

M醫院，是從我們祖父時代就有的一家私人婦產科醫院。我們姊妹倆經常偷跑進醫院的中庭玩耍。醫院本身是一座古老的、木造的三層建築。外表看起來陰森森的，長滿了青苔的矮牆，剝落的已經看不清字跡的招牌，霧濛濛的玻璃像是永遠也擦不乾淨似的。

儘管如此，一進入庭院後的景象却完全變了樣。和煦的陽光滲入每一個角落，到處都很明亮。這麼強烈的對比，總會讓我們興奮的心跳不已。

院子裡鋪著一看即知是經過細心照料的草皮，我們就在那暖暖、綠綠的草地上，盡情地打滾嬉鬧。在草皮的上端，每個葉尖上凝結的綠與明亮的太陽光，輪番占據我們的視界。漸漸地，凝結的綠和亮麗的光，在眼底最深處合而為一，形成了一道純淨絕美的藍。就在這一瞬間，天空、微風、綠草，像是突然從身體的周邊「唰」的急速分離，而我就像是飄浮在宇宙

之中。那神奇的瞬間，就是我的最愛。

不過比較起來，當時我們姊妹倆最熱中的遊戲就是——偷窺。那些丟棄在院子角落的瓦楞紙箱，原本可能是用來裝藥棉紗布的，是最好的墊腳石。而在這臨時的瞭望台上，正好可以讓我們從窗外向診療室內進行偷窺。

「要是被發現了，他們一定會氣瘋的。」跟姊姊比起來，我的膽子是小多了。

「放心啦！我們是小孩子，他們不會對我們怎麼樣的啦！」姊姊對著玻璃呼了一口氣，然後一邊用袖子擦著窗子上的霧氣，一邊輕鬆自在的安慰我。

將臉貼上窗子，到處彌漫的盡是白色便盆的味道。總覺得這個有點刺鼻的便盆味，和M醫院是緊密連結在一起的，而那份感覺一直延續到現在。結果是，一聞到便盆的味道，就自然而然的想到M醫院。

午休時間，診療室裡一個人也沒有，可以讓我們肆無忌憚的把每個角

落看個夠。

那些盛放在橢圓形盤子裡，各式各樣稀奇古怪的瓶瓶罐罐，散發著迷人的神祕氣息。說它像頂皇冠，不對；說它像頂螺旋帽，也不對。反正就是一個有著玻璃蓋的藥瓶子。沒有人知道我有多想自己親手打開看看，不過，那當然是不行的。每個瓶子，不是沾著咖啡色、紫色，就是沾著暗紅色的藥漬，瓶裡的液體也浸染著相同的色澤。當陽光照射到這些瓶子時，那些液體就像是被振動了一般，在晃動中，安靜的被穿刺、被看透。

醫生的桌上，隨意地散放著聽診器、鑷子，還有血壓計。那些細長彎曲的管子、老銀色的光、洋梨形的垃圾袋，都像是活生生而富動感的昆蟲似的。甚至於在診療紀錄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都透露著一種令人興奮的神祕美感。

就在桌子旁，放著一張質樸、沒有任何裝飾的床。床上鋪著洗得乾乾淨淨、幾乎聞得到漿洗過味道的床單，而一個箱型老式的硬枕頭，就放在

床的正中間。我總是會暗忖著，如果躺靠在那樣硬幫幫的枕頭上，會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牆上掛著一張海報，宣導一種預防胎位不正的最佳姿勢。穿著黑色緊身褲的女人，胸部向著床面，腰則向後彎曲著。大概是褲子太合身了吧！服貼的緊裹在女人的腿上，她看起來像完全沒穿似的。女人的目光，就像是從這張有點泛黃的海報，茫然的望向遠方的未知。

一陣不知是哪個學校傳來的鐘聲響起，下午的門診也差不多快開始了。當門後傳來那些護士吃完中飯回來的腳步聲，我們姊妹倆也就不得不放棄這個遊戲了。

「姊，二樓、三樓是什麼樣子啊？」

我一問完，姊就像是她親眼看過似的斬釘截鐵的說：

「當然是病房、嬰兒房，還有餐廳囉！」

有時候，在三樓的陽台，會看到在向窗外凝望的女人。應該是剛生下

小寶寶的產婦吧！在那裡出現的女人，總是素著一張臉，穿著厚厚的睡袍，而頭髮就在腦後束成一股，鬢角的頭髮則在她們的耳旁擺動著。這些女人，大都面無表情，一副無所事事的樣子。

「能住在充滿吸引力的診療室樓上，為什麼還要擺出一副不高興的樣子呢？」這是我當時的想法。

說起來，姊姊會選擇M醫院，跟她孩童時留下的深刻印象，應該有相當決定性的影響吧！她大概很嚮往穿著厚厚的睡衣、束著頭髮、頂著一張素臉，無所事事的從三樓的陽台眺望庭院中的一片青青草地吧！

除了我，沒有任何人對她的決定持反對意見。「那麼近，走幾步路就到了，多方便啊！」姊夫就是一直理所當然的這麼認為。

姊姊中午就回來了，在門口和正準備去打工的我碰上。

「怎麼樣？」

「剛好六個禮拜，快兩個月了。」

「哇！算得這麼精準啊？」

「這可是拜那些折騰我們半天的體溫表所賜！」

姊姊邊說邊脫下外套往屋子裡去，沒有一點特別感受。

「今天晚上吃什麼？」

「海鮮火鍋。」

「是嗎？」

「因為墨魚、蛤蜊現在便宜嘛！」

就在這麼稀鬆平常的對話中，好像除了接受事實之外，也興不起其他的感覺，結果連恭喜也忘了說。

不過，姊姊和姊夫即將為人父母的這個事實，真的值得慶賀嗎？於是特別去查了一下字典裡「恭喜」這個詞的意義。上面是這麼寫的——「恭喜，感嘆詞，問候語的一種，表示祝賀之意。」

「就詞的本身而言，什麼意義都沒有嘛！」用手指著那一行全然沒有

一點慶賀感受的文字，我喃喃說著。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二 六週又一天

從小就不喜歡十二月三十日這一天。

三十一日嘛，就抱著一年裡最後一天的心情度過。至於最後一天的前一天，不上不下的一點也不爽快。辦年貨也好、大掃除也好，一切都還在進行中，沒有哪項工作是完成的，就在這樣雜亂無章的家裡。然而，更傷感情的是還得做寒假作業。

自老爸老媽相繼因病過世之後，那種過年過節的感受就更淡了。即使在姊夫加入這個家之後，也沒什麼改變。

因為學校、公司已經開始放年假，今天的早餐時間，就彌漫了一種優閒的氣氛。

「對睡眠不足的眼睛來說，即使是冬天的太陽，還是挺刺眼的。」姊

夫眯著藏在眼鏡後的雙眼，在椅子上坐了下來。從窗外射進來的陽光，一直延伸到餐桌下。地板上映出了三雙拖鞋的影子。

「昨天忙到很晚嗎？」我問。

姊夫昨天參加他工作的牙醫院的年終晚會，好像是在我睡了之後才回來的。

「還好啦！沒錯過末班電車啊！」

姊夫拿起咖啡杯，回答我。濃甜的咖啡香，隨著熱氣在餐桌上蔓延開來。

姊夫總是在咖啡裡加一大堆的糖和奶精，所以吃早餐的時候，屋子裡總是飄著一股蛋糕店的味道。我常想，姊夫明明是牙科技工，居然完全無視蛀牙的威脅，喝那麼甜的咖啡。

「末班電車?! 那比早上尖峰時段的電車還糟糕吧! 又亂又擠，到處都是醉鬼。」